

## 彭阳走出去的科学家

徐文瞻/彭阳

前阵子,彭阳二中原来的几位老师小聚,不知不觉就聊起了祁生文——如今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的他,刚在国际顶级期刊《自然》上发表了关于嫦娥六号着陆区强黏性月壤的研究。大家说着说着,脸上泛起了笑意。那种高兴,是发自内心的。学生有出息,哪个老师不觉得欣慰呢?不仅是教过他的老师,整个彭阳二中,都跟着光彩。

1992年,祁生文以出色的成绩考上了原西安地质学院,也就是如今的长安大学,读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专业。这成了他学术道路的起点。提起他,当年的班主任高建斌老师眼里总带着光。他说,祁生文上课时,那双眼睛特别亮,能看出他对知识的渴望。遇到难题,他格外专注,不仅认真听,还喜欢和同学讨论,自己更是爱琢磨,常能发现新问题。下了课,他也不藏私,同学来问问题,他总是耐心解答。玩起来也一样投入,和谁都能打成一片。

他是班里年龄最小,却也是

最机灵、最好学的学生。在师生眼里,他是个实实在在品学兼优的孩子,心里装着远大的志向,也揣着一份改变家乡面貌的赤诚。彭阳二中,托起了他梦想最初的模样。

说来也简单,一所学校好不好,看看走出去的学生就知道。祁生文就是彭阳二中最好的名片。他的成功,沉淀着老师们的心血,也承载着家乡深切的期望。他不只是学校的骄傲,更是宁夏的骄傲,是彭阳这片曾经贫瘠,如今充满希望的土地的骄傲。

如今的彭阳,早已变了模样。春天山花遍野,夏天梯田如翠,秋天果实累累,冬天银装素裹。从苦甲天下到秀美山川,人们摘了贫帽,正踏实走在致富的路上。这片土地滋养出的人们,吃苦耐劳、朴实坚韧。而他们的下一代,像祁生文这样的一批人,正将这份质朴与聪慧带到更广阔的天地,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。

彭阳的故事,还在继续,而祁生文们的征程,远未止步。

## 记忆中的大营城

梁华和/固原

童年的记忆是人生最长久而深刻的记忆。

我的老家在固原市区正西方向约7公里的庙湾村。我在那里出生,在那里成长,直至上大学才离开。庙湾村由5个自然村组成,由南向北依长城梁一字排开。

庙湾村的自然条件在固原境内算是非常好的,是大营川的核心区域。村庄背东面西,出门便是一马平川的大营川。大营川土地平坦且肥沃,自然风光很美。大营川的西端是一条古河——中水河,中水河的西岸边便是宏伟的大营城。大营城从规模和建筑标准来看,不低于位于河西走廊之上、素有天下第一关之称的嘉峪关。然而嘉峪关名扬天下,大营城却落寞成废弃之地。

我们家正对着2公里开外的大营城,小时候无数次去,或玩或劳动。现在看到它落魄不堪的样子,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我常常想,古人建那么大一座城该费了多大的工夫啊,可今天的人们却视而不见,不予管护,任其毁损。

那个时候,村民彼此之间都知根知底,大多数像亲戚一样互相往来。每遇红白事,全村人都出动帮忙,把白事办得庄严肃穆,把红事办得热热闹闹。农村生活

是丰富和快乐的,农村孩子比城市孩子更自由,耍得更多,快乐更多。村里有个大涝坝,是我们的活动乐园,冬天在冰上滑冰打陀螺,夏天冲凉打水仗。涝坝周围的一圈大树成为村上老人乘凉拉家常的胜地。那个年代普遍贫困,但精神状态很好,每个人脸上自带阳光,说笑打闹开开心心过着穷日子。每到年关,家家户户杀猪宰羊,蒸煮炸炖,喜气洋洋地置年货,开心快乐过大年。毫无疑问,在农村过年,要比城里庄重而富有仪式感。

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是打场,是那个年代的壮丽风景。几百亩地收割后的麦捆、豆荚等都要集中堆放,摞起来。那绝对是个技术活,上万个麦捆要摞到一起,还得防止雨水渗透进去。“大摞”是个巨大的蘑菇形状,非常有艺术感。

如今,故乡的学校没有了,鸡鸣、狗叫、孩子欢笑的热闹现象消失了,留守老人也日渐减少,有些遗憾。但是,同时也应看到,村民搬离原来的村庄,是去追求更幸福的生活,留在村里的老人,不再有当年的窘迫。这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儿,我那点淡淡的乡愁就留在记忆里,供我咀嚼回味吧。



## 蝴蝶牌缝纫机

袁宝艳/石嘴山

这是母亲住的第三个新楼房,刚搬来一周。母亲依然穿着秋衣,高挽着袖子,俯身在缝纫机上工作。

那台蝴蝶牌缝纫机小巧,由可折叠木板和机头主机箱两部分组成。黑色带金边的机头结构复杂,皮带轮、主轴、脚踏等零部件在我的记忆里一直光闪闪、明亮亮。几十年来,母亲一直给予它“座上宾”的待遇,搬了几次家,都不曾离弃它,必为其挑选一处光线足、空间大、通风好的“居所”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缝纫机是我们家最值钱的家当。我10岁那年,因防震需要,每家都会在空地上搭建一个简易防震棚供晚上睡觉用。在我家的防震棚里,除了低矮的能睡5口人的通铺外,赫赫显立的就是这台缝纫机。那时父亲月薪只有33.8元,是攒了好多年才购置回来的。

这台“资深宝贝”几十年如一日,勤勤恳恳,任劳任怨,从不懈怠。

母亲用它做各式衣裤:大人的、小孩的;自家的、邻家的;山东老家爷爷奶奶的、父亲单位工友的。母亲用它做各种鞋:有纯棉的、涤卡的、毛呢的鞋面;有淘气孩子穿的几层棉布缝制在一起的“千层底”;有上班工人穿的加厚涤纶鞋底。母亲用它做各种鞋垫:牛仔布的鞋垫,母亲缝制的时候,就配上白色针脚上下叠层的菱形方块,让它错落有致、美观大方;白色底布的面,母亲就绣上各种形态的绿色树叶、颜色繁复的大花小朵,令其图案精美;若是花布做鞋垫,母亲就在所绣的边上下功夫——犬牙的、波浪的、条形斜纹的。每一双鞋垫都是一件工艺品。

母亲用它服务了多少人,没人算得清。

记得小学三年级时,母亲做好的一双新棉鞋,第二天放学后,我不小心掉到水沟里,回到家里拿到火炉旁边烤干时,鞋面被烤糊了一大块,不能再穿了。当晚,我看着母亲在灯光下,趴在缝纫机上赶制那双棉鞋。听着缝纫机的咔咔声,和着西北风敲打窗棂的声音,我觉得母亲的身影是那么美,有妈的孩子是那么地幸福。

孙辈们读大学时,母亲还用缝纫机给他们缝制被褥。我们都说,不如到学校后再买,多省事儿,提着鼓鼓囊囊的被褥跑几千里路太麻烦。母亲却不依,说南方冬天没暖气,不能冻着孩子。孩子们也知道这是奶奶的一片心意,大学毕业时,舍弃了很多东西,被褥却都带了回来。

如今母亲年近八旬,使用缝纫机的频率越来越少了,但她仍然可以在缝纫机上穿针引线,做出时尚的窗帘。岁月有痕,烟火有爱。时光终会把所有温暖的陪伴熬成最美的两个字——懂你,给母亲、给我、给这台功劳显赫的缝纫机。